

周晓枫

散文选集

新  
百花散文  
当代卷  
周晓枫散文选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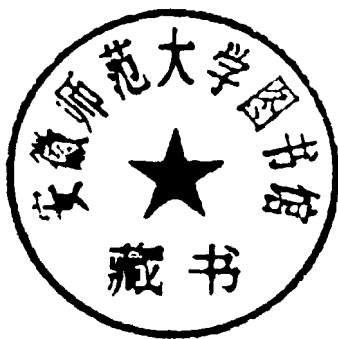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新  
百花散文书系

# 周晓枫

散文选集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周晓枫散文选集 / 周晓枫著. —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1. 7

（新百花散文书系·当代卷）

ISBN 978 - 7 - 5306 - 5929 - 8

I. ①周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2607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：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：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：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8.75 插页 4 字数 225 千字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7.00 元

周晓枫散文选集



百花散文选集当代卷

## 目录

<b>B</b>	001	斑纹
<b>C</b>	013	翅膀
<b>H</b>	021	黑童话
	035	后窗
	044	琥珀
<b>L</b>	067	来自美术的暗示
	075	聋天使
<b>M</b>	104	马戏与杂技
	116	墓衣
<b>N</b>	137	你的身体是个仙境
<b>Q</b>	153	铅笔
<b>T</b>	175	桃花烧
<b>X</b>	185	夏至

- 206 仙履
- 221 写给匹诺曹
- Y 228 焰火
- 236 幼儿园
- 254 月亮上的环形山
- 276 与姜广平先生对话(代跋)

# 斑纹

## I

著名的长腰，为了标明逶迤的长度。它省略四肢，只生出用以装饰的头与尾。这是最简约的设计，几乎躯体的每一部分都相仿。无论静止还是游动，斑纹加重了观察者的视觉混乱。密布全身的鳞片组成斑斓的图案，一条蛇，夸耀用心险恶的美。

## II

我一直视蛇为最恐怖的形象，在动物园，我蓄意绕行，远远避开两栖动物爬行馆的蛇头门楣。爬行馆落成的年月我曾进去过，玻璃幕墙围就一棵从底层通达顶层的树，上面盘踞着一条巨蟒，就像正在融雪的土地那样黑黄的蛇皮上有着一摊一摊水渍样的斑块——从那一刻，映入眼帘的场景以噩梦的方式将我终生追随。听说过蟒穴深处发现人类头骨的传闻，我又在当月儿童文学刊物上读到一篇让人窒息的小说，讲述非洲穷苦人家的孩子很早被训练为捕蟒者，蟒有吞食尸体的习惯，于是孩子伪装成一具尸体躺在洞口诱引，当蟒蛇不经咀嚼刚刚把孩子完整地吞食进去，孩子用手中的利刃迅速剖开蛇身——当然这样做非常危险，如果伪装过程中稍稍动作，就会刺激蟒蛇过早合拢口腔，孩子因此丢掉性命。这天，村里最聪

颖的男孩正用这种古老办法捕蟒，蟒已吞进孩子的脚、腿和腰部，这时一只蚂蚁爬进了男孩的鼻腔，男孩越来越痒，忍不住要打喷嚏……我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开始读这篇小说，上课铃响起恰读到命悬一线的时刻，阅读产生的恐惧和寒意让我陷入恍惚，看不懂黑板上的四则运算。

### III

蟒虽然懒洋洋地垂挂在粗大树枝上，依然让我头皮发麻，想象它突然张开的深渊般的大嘴。凶狠的鳄鱼、长有足蹼的蛙类和各种各样储备毒液的蛇，使爬行馆遍布恐怖的灰影。我被游人拥挤到一个窗口前面，两条黑蛇沿玻璃不动声色地交叉攀升，我清晰地看见它们火苗般颤动的信子，以及层层罗列的灰白腹环——那是有生以来离蛇最近的距离，蛇体的阴凉几乎渗透到我的脸上，我吓得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从入口跑出了爬行馆。细长的东西比圆实之物更觉恐怖，比如蛇，耗子灰溜溜、油腻腻的尾巴，绳索，沾满血迹的鞭子……

蛇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充当寓言家，同时，它也是个生活中的几何爱好者：盘踞时螺旋上升的圆，沙漠中它的“S”形移动，草丛里的蛇像一条线那样笔直地滑入深处。眼睛只能感受明暗，除了很近的物体蛇不能辨别线条和轮廓，蛇从本质上认识到无所不在的斑驳——好像表面涂层已经剥落的破旧屋舍，蛇最能比较现实与天国不同。印度人把蛇训练为天才的舞蹈家，其实起舞与音乐无关，徐徐扭动腰肢只因蛇迷惑于笛子的运动——由于没有听觉，蛇把世界理解为绝对的寂静。

### IV

与人类同步结束伊甸园幸福时光的受难者是蛇，只因说出一个真相，蛇失去了迷人的翅膀。灾难不止于此，没有四肢，没有声带，没有听

力,没有良好的视力……从此,这终日与尘土为伍、因残疾而匍匐的先知,累积了对天堂的仇恨——蛇最感兴趣的食物是鸟,那些唯一能够来往天堂的飞翔使者。它伺机偷袭,洗劫巢穴,吞食幼鸟和蛋卵。因为没有四肢的阻碍,蛇反而可以深入别的动物无法涉足的领域;明亮的歌喉和绚丽的羽毛,将消失于蛇像地狱那样狭长而腥臭的肠胃。

身体柔软而富于弹性,蛇的嘴几乎可以碰触到自己体表的任意部分,它可以慵懒地枕在自己波斯地毯般复杂的花纹上度过悠长的午后。蛇类终生生长,即使到了老年,也不因与死亡衔接而放弃努力。响尾蛇每次蜕皮时最后一个鳞片都不能脱落而加在末端,这些鳞环就是它的年轮,它慢慢聚敛的财富。鳞环叠合在一起,振动起来就像响板——这是一种罪恶的音乐,因为它常常是发出攻击的前奏;野外的旅行者高度警觉,他知道这种节奏出自一个可能比他更经风雨、只是增加经验而不减耗体力的老家伙。毒牙是空心的,就像一支快速注射的针头,毒液传送到齿尖,可以让一个大动物几分钟之内昏迷——不喜欢有失身份的搏斗,蛇从不过多支付体力上的代价。蛇的报复往往超出必要的限度,比如,一个人要为他不识趣的打扰付出昂贵代价,以余生的残疾补偿它受到破坏的几秒钟的宁静,直至抵押生命。

匍匐在地,很容易被人们的平视习惯所忽略——蛇悄无声息地接近,而它的攻击目标毫无察觉。秘密的接近方式以及随后而来的缠绕,让人想起和阴谋、危险、罪恶有关的东西。很少有什么能逃脱蛇的胜算,一条蝰蛇的出击速度只有1/25秒,西方的枪手常被描述成“像眼镜蛇一样万无一失”。另外,蛇的许多习性都与我们对罪孽的设想相符,比如它的性爱。蛇的性交时间很长,雄蛇的交配器插入雌蛇体内,少则几小时,长则数天才脱离;大多没有护卵或育幼习性,蛇产卵之后竟自离去,它在洁白柔软的蛋卵里埋伏下充满怨毒的小小杀手。贪婪无度的性欲与淡漠的



责任感,让人有理由推测蛇是一种热衷享乐而丧失亲情的动物——它是冷血的,注定与温暖的物质无关。

蛇诡异得令人恐惧,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弱点在哪儿。世间最大的迷宫是沙漠,最小的,是蛇让人猜不出地址的冷酷的心。

## V

更让人注意的是蛇蝎美女:妖娆的腰肢、蛊惑的欲望、骄傲到无动于衷的心,携带着致命的神秘感和破坏力——她的漫不经心掀动波澜,她的无所事事酝酿风暴,将我们安宁的生活程序一举摧毁。

为了更有效地传播,罪恶常常藏在美的内胆,就像甜蜜的果肉包裹着匕首那样尖、夜晚那样黑、坏人的头脑那样深陷在迂回沟壑里的核。什么最大限度地呼应潜在的欲念?端庄的美,带来的是生活的平衡、稳定,至多还有庸常的满足;而自由到野性、狂热到成瘾、放纵到邪恶的美才能引领我们抵达快感的巅峰,让我们幸福得缺氧,震撼之下感到虚弱。最鲜的肉质是河豚,最猛烈的毒液含在她淫乱的红唇里——凡俗之美只需加进半勺糖,令人迷醉的美至少要带点微量的毒,但那最美的,藏在月亮铜镜的背面,比邻死亡悬崖。在巨大诱惑面前,我们的警惕不足以维持冷静,反抗甚至让我们更快地向她靠拢——她那起伏的亡国的腰肢,使王不能在王位上保留坐姿。啊,让我们狂喜与绝望的东西已牢牢操纵在魔鬼的掌心。

蛇蝎美人的哲学是不被写进教科书的。小羊被狼吃掉,姑娘被魔鬼追逐,我们习惯了美被吞噬,毁灭几乎已成必然的命运;但是,色彩鲜艳、图案绚丽的蛇却具有强大的杀伤力,蛇改写美的悲剧,它给予我们另外的教育——美到极致,其实可以选择两种出路:成为罪恶的粮食,或者,就成为罪恶本身。

## VI

尽管喜欢二胡的如歌如泣，它仍是不敢碰触的乐器，因为琴筒两侧蒙着显眼的蟒皮——上面像蛇的视力那样明明暗暗的斑块对我意味禁忌，想象中的触摸已经带来指尖的异样。我发现，斑纹起源于对一种简单图案的特别嗜好：或直或曲的线条，大小不一的色块，或者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圆点，不断的复制构成惊人的繁复效果——重复，使图案与图案之间超越了和的累加，而演变为乘法的关系。我在水族馆里看到蓑鲉，竖起的背刺和层层交叠的鳍叶使它有若非洲部落的首长，蓑鲉身上有序地排布着斑点和条纹，像一张藏宝图那样暗怀不为人知的玄机。对斑纹和斑点的收集乐趣使蓑鲉同其他鱼种明显地区别开来，加之它傲慢得极其懒散的泳姿，让我乍一看把它误认植物。多数动物不像蓑鲉的兴趣那样折中，它们只选其一：要么斑纹，要么斑块，要么斑点。

## VII

鲑鱼被剖开的新鲜的肉。螺壳丰富变化的色彩和花纹。瓢虫排布的圆点。鹰隼羽翼上深浅交替的羽色。为了使砖石模样的斑块修筑出更瞩目的效果，长颈鹿成为陆地上最高大的动物。斑马的黑夜和白天。老虎生动的皮毛。豹子让人眩晕的圆斑。像火焰，像钱币，像玫瑰，像河流，像死神玄虚的印符……那些图案，始终受到造物的青睐，被无比耐心地绘制。

穿越阳光和树影交错的正午道路，我看到火焰和黑暗，大地是一只孤楚的散发情欲气味的雌虎。海，赤裸湛蓝的皮肤，银亮的波浪鳞片文满它的全身。凝视豹子浅琥珀色陷入虚妄的眼睛，我不知究竟是豹子复制了满天星宿，还是星空有一只蹲伏在天的巨兽；它的体形太过庞大，以致我们察觉不出它的喘息——就像中世纪某位德国主教说的那样，直线都是一个无限大的圆周的弧。

## VIII

闪亮的睫毛和胡须,它趴在窗台上,茶黄与浅棕双色纹路交织的腹部放松地起伏——这只长相酷似老虎的狸猫饱食之后,生出恹恹的睡意。它是一只公猫,斑纹在猫身上甚至起到区分性别的作用:黑黄白三花的,一定是母猫。邻居家的这只猫聪颖,灵巧,善于审时度势。把尖利的指爪收进厚厚的肉垫里,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;如果它从高处意外跌落,会迅速调整身体方向,安全地四肢着陆。但是几个月前,它曾胆大妄为地蹿上院子里的核桃树,却被枝条的高度吓坏了,怯懦地“喵喵”叫了半个钟头也不敢轻易在树杈间移动一下位置。这幕情景使人联想起老虎学艺的故事:忘恩负义的老虎最后竟然要吃掉自己的师傅,多亏狡黠的猫富于先见之明保留着爬树本领,于是它站在树枝上得意地对下面的徒儿教训起来——显然,这则寓言出自弱势者的臆造。毛色斑斓,有若耀眼黄金排布在矿脉,老虎一直是王权的象征,它根本不需要掌握诸如爬树这样慌张得已然失态的逃生手段。从容的至尊的虎,旗帜披拂在身,独自徘徊在它密林中的宫殿,眼神是那种永远在午睡或陷入回忆的迷离与慵懒,因为缺少真正的对手,它感到由衷的倦意。即使大猫和小虎有着相似的毛色和蓄势待发时同样拱起的背部,它们依然天壤之别。我看过一场前苏联的马戏表演,少女驯兽员把美丽的头颈伸进血腥虎口,即使那些动物明星在刚才的指挥下一次次翻滚、站立,显然无比乖巧,这幕场景依然让观众紧张不已。我听到老虎被抑制在喉咙附近的吼叫,犬齿阴森,在火把映照下闪着匕首般的寒光。一种危险不动声色地潜伏着,在节日般的气氛里,在孩子的欢呼中。

大型肉食动物往往闲散而沉着,弱小的食草动物灵敏又胆怯,这是生存的必然要求。我们还会发现肉食者与素食者之间一个有趣的差别:

素食者的眼睛长在头部的两侧,如兔、羊、鹿、牛;而肉食者的眼睛处于同一个平面,像狮、虎、狼、豹。其实生物学上的解释非常简单:一个为了聚焦瞄准猎物,一个为了视野开阔便于及早发现天敌并在奔逃时选取路线。一头鹿的衰老是幸福的,意味无数次的成功脱逃,意味着无数次另一头鹿作为替身去死——深水晶的柔顺的眼睛逐渐闭合,缀满梅花图案的工艺的身体被自己的鲜血浸透。当梅花鹿群走过,就像一座飘移的花园;而鹿群的远方,虎已步出月光下的营地,树影婆娑,岗峦低沉,它站住,凝眸星宿——那晚风中开放的天上花园。虎一般单独生活,而它所捕食的动物几乎都是群居,让人不禁质疑“团结就是力量”的概括是否同时失慎地揭示出个体的贫弱。面对迫近的死亡,鹿群之间既相互掩护又相互推托。世界扩大,它的栅栏由猎食者的目光围就。嗜血的胃总比啃草的牙享有更快和更愉快的消化。所谓素食主义者的自由,不过是肉食主义者暂不征用的几枚小钱。道德从来不能败坏后者的食欲,尊严也不曾给前者裸露的脖颈以适当的遮护。

## IX

斑马与老虎的斑纹相近——逃亡者与捕猎者的谋划一致,不知道谁抄袭着谁。这种现象在昆虫世界里更为普遍。昆虫身怀非凡的拟态本领,把生存环境以极其精湛的写实笔法复述出来,伪装成枯叶、竹节或花朵,甚至伪造上面的破损和虫斑。拟态的核心词汇是使自己“消失”。逃亡者希望借此避开天敌的视线,捕食者希望接近时不引起猎物的注意以提高命中率。两者之间有时也相互模仿,比如无毒昆虫狐假虎威地模仿起有毒昆虫的黄黑斑纹,这是自然界中最危险的警戒符号——弱者的抵抗外强中干,必须模仿恶才得以自卫。有限的谋略被双方分享,但输的必然是逃走的一方。猎手对猎物足够了解,后者却从来没有充分的估计,这种规

律也和善恶较量相仿。我们容易忽略，善恶之间也在秘密地接壤，而且离这条交集地带最远的善将最早被消灭。也许，统治善恶两界的，是同一个人；因为弱者需要格外的保护，所以只要这个王是公正的，他就已经偏袒了强悍的一方。

## X

精湛而完美的对称。作为挑剔的唯美主义者，蝴蝶只允许自己重复一次，如同一本只包含两页的书，却已经翻倍于人生。

蝴蝶是不是史前的拓片？让人猜测图案出自异邦石头上精美、自由、灿烂的刻画。它让人想起奇迹，想起深宫的爱情、枕于废墟的睡眠。细雨如雾，一只蝴蝶秘密到来，它穿着雨滴，穿着最小的水晶鞋，在花瓣上的停留短暂而轻柔，怀着随时告别的哀婉，像亡逝者通过回忆进行的抚慰。宛若一张小型的华丽地图，抑或来自天堂的请柬，蝴蝶将我们指引，肩膀停落蝴蝶的人将被允诺死后推开那扇圣洁的大门。蝴蝶过分的美让我们遗忘，让我们忽略娇小的舞娘身世凄凉——它的昨天丑陋卑贱，明天将落叶飘零，蝴蝶只有今天，只有挥霍正在熄灭中的彩焰。

冬天的一个夜晚，八点半。突然停电，眼前的一张面孔瞬间消失了。我旁边响起一阵摸索着翻找蜡烛的声音。房间的漆黑里渐渐升起一种极其细腻的雪天特有的低调的光亮。我离开椅子，走到窗前，脸上感到暖气铁管里上升的热气——银粉已经暗淡的暖气片，好像哮喘病人似的呼噜噜地喉咙里响着粗气。雪片真大啊。路灯下的雪围绕着隐约的橙黄色光晕。缓慢地，稳定地，疏疏朗朗地……雪下着，漫不经心，像无声坠落的星团——冬天，一只漂亮的大动物，在它光洁冰凉的肌肤上，排列着优美的雪斑。消除万物界限，渗透到瓦垄间不易到达的地方——雪，使一个脏着小脸的野外孩子洗净指缝。魔术毯覆盖之下，真相已经改变。荒秃的树枝

被晶莹的六角形点缀着，如同一个穷人得到梦中美餐。屋檐高高低低，一扇扇窗陆续透出蜂蜡般的暖色，那是稳定下来的烛光慢慢注满整个房间。

一个做化学实验的酒精炉被一根火柴点亮，“噼”的一声，黑暗隐匿了五分钟的那张脸再次返还。一小段棉丝浸泡在液体中脐带似的为燃烧提供力量，新生的火苗柔软，单薄，微微飘摇，像踮起足尖的小小芭蕾。淡蓝的基座支撑火苗，我出神地望着灯苗顶部的桃形，它接近死亡时产生的暖意和光明。我对面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不知道如何与这个寄存在他家写作业的小学生交往。想了一下，他说：“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吧。”

## XI

我们下楼，在昏黑、狭窄的楼道里左右躲闪。旧家具，纸箱，儿童竹车，碎了胆的暖水壶壳子，腌制雪里蕻和糖蒜的坛坛罐罐。擦在一起萎缩了体积的大白菜。地下室，引领的人在黑暗中把钥匙捅进更黑暗的孔道，精密起伏的金属齿边在内部摩擦、转动、咬合。粗大的锁扣有力地弹开，发出“咔嚓”的声响。“拿着。”他把充满寒气的沉重的铁锁放进我手里。

不知道他会出示什么秘密，我感到悬疑和恐慌，拇指使劲地按住锁上的金属字。谁，蹲伏幕后，戴着漆黑的面具？想象自己的脸越来越接近某物的鼻息，我不由自主，拽住他的衣角。

点燃蜡烛……打开合拢的手臂、弯下的腰肢，灯苗又开始在魔法中起舞。那天晚上，推开一扇地下的矮门，我得以进入一个只能由咒语送达的幻境。整个房间被细细研磨的暖调的光涂抹，像一只表皮柔软、内里多汁的橙黄的柿果，我站在光源的核里，看到四壁耀动烛火映射下的光斑。等我分辨出来，就被自己所看到的東西震慑住了：那是标本盒的玻璃面

在反光,墙上竟然缀满蝴蝶标本!

流光溢彩的花纹和眼斑。光线低暗,使金碧辉煌的美在效果上被削减,但依然令人震惊。气温低于摄氏零度的冬夜,烛光里,地平线以下,在所有蝴蝶不会生存的地方——层层叠叠,集中着无限的蝴蝶。它们栩栩如生,好像冬眠的孩子,随时会被唤醒。这些香气之上的精灵,与蛾子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停落时并拢翅膀,而蛾子是摊开的——蝴蝶从不炫耀自己的美色,除非出自飞翔的必须。现在,它们完全裸露翅膀上的精美工艺,正是因为,它们再也不会苏醒。观察蝴蝶需要它静止下来,并展开……它的美要求着、催促着它的死。

制作蝴蝶标本不像树叶那样可以直接夹进书本里,那样会渗出体液,甚至最温柔的抚摸也会让它的翅粉脱落,破坏了品相——蝴蝶怀有洁癖,至死不能让人碰触。一枚大头针从背部垂直插入,穿透到腹面,蝴蝶胸腔的硬壳发出轻微的破裂声……就这样,然后无声无息,永远被固定在展翅板沟槽的针孔上。

## XII

在此之前,我不知道他是个狂热的蝴蝶爱好者。爱好者的级别,以制造并拥有多少蝴蝶的死为划分原则。运用一只更换数次纱袋的捕虫网,他营造出奢华的蝴蝶公墓,这座由美和死双重镶嵌的地下宝藏。然而,接近地面的天花板暴露了缺陷,上层下水道渗透出来隐约的茶黄色的芒硝印痕,与四壁的辉煌蝶翼形成触目的对比。

为了防止老鼠和蟑螂入侵,墙角撒着几堆红红黄黄的农药颗粒和粉末。但是,他没有办法对付简陋的难看的天花板。他多么想要一间开阔、明亮又干燥的贮藏室,不计其数的鳞翅目猎物各怀芳名、身披锦缎,美的能量喷薄而出。多么令人沉醉的奢靡,容量远远超出盛纳它的器皿,溢出

杯口,被浪费着,又不断再生……并且,这间贮藏室有一个无与伦比的顶棚,最珍稀的数种蝶类正翩然展开它们飘逸的尊贵的绝代无匹的双翼。

一个人的妄想竟然逾越了人间的可能,抢夺上帝的社稷。大地苍茫,我们可以看到黄昏之后缓缓上升的黑暗高大的护墙,看到星宿放射钻石的辉芒——只有天堂,才敢配有一面无比华丽的天花板,覆盖众神的睡眠。

### XIII

斑纹,对称设计。老虎,斑马。草地上黑白花斑的奶牛,酝酿哺育我们的乳汁;振动短小透明的翅,毒蜂随身佩戴醒目的条纹和足以将我们致死的螫针。曼妙的文身在美女的背部,加强了她的妖娆和蛊惑;医院里的那个老人在被单下羞愧地颤抖,病变皮肤上布满令人生厌的疱疹,丑陋的肉体紧紧踩住灵魂的后脚跟,他能躲到哪里去?母亲骄傲,腹部的妊娠纹象征孕育和新生;遇害者脖颈上可疑的道道抓痕、身体上深浅不一的刀伤,组成罪孽的恐怖条痕——斑纹无处不在,将两极秘密地衔接,像族徽,凝聚着世袭的生和死,荣与辱。

甚至大地都是有斑纹的。翻耕的犁铧激起一行行土浪,上升到地表的土壤形成整齐而粗大的线条,这些斑纹,是即将受孕的标记。大大小小的几何形的麦田将原野均匀分割,种粒的全部能量转化为垄亩间破土而出的禾苗,它们将在秋天成熟,连绵不绝,设下朴素的宴席——握住镰柄的农民融入麦芒闪耀的金光里,积年劳作使他们的掌心磨砺出粗厚的老茧。镰刀的弧光闪过,庄稼留下短小尖利的根茬儿——这就是丰收,意味着麦子把茎秆交给刀锋,籽实交给牙。而冬天,大地光秃秃的,它深深隐藏起来自己的斑纹,就像一个人贫穷时收藏起挚爱的梦想。空气中隐形的设计者用透明手指在窗户上描绘出童话般美丽的冰花,我哈气,融化



一角冰凌,透过湿润的玻璃遥望那种辽阔的白——我知道,看似无痕的雪地上其实有着细碎的纹饰:觅食禽鸟的小爪痕,拱开冰雪寻找草根的羊和野兔的足印,还有还乡人凹陷的很快又会被雪重新填满的脚步。河流冻结,主干和支系组成丰富的叶脉,覆盖在如一片深厚落叶的大地上。然后是等待。仿佛纱布下的伤痕随着痊愈而裸露,雪下,春天的斑纹将再次浮现,象征秩序,以及新的循环。

#### XIV

斑纹无处不在,就像我们有意修饰并损害的生活。烧裂的陶碗,瓷器上的冰纹,碾砣上ㄤ形的石质花纹。蛋卵上的斑点,变质面包的菌斑,粒子的分布方式。我们甚至彼此并不知晓,在死之前,每个人如何终身隐秘地镌刻着各自记忆的斑纹,爱与悔恨的斑纹。

中学地理课本向我展示由外太空拍摄到的卫星图片:藏蓝的深渊里,地球孤独转动,布满褐色的古怪斑纹。这是人类偷偷僭越神的瞭望台,模拟神的视角——我们谓之的广大世界,不过是神铺在桌面的一张地图。独居天堂的上帝,一直不肯站在阳台打量人间,不知是出于心理的冷漠,还是生理的恐高症。

#### XV

因为距离的遥远,在神眼里,我们,不过是一些斑点。